

BDM 编辑张月红解译 | 《科学》主编新社论[科学家的]信任度略有上升 Trust edges up—slightly

原创 《生物设计与制造》BDM 公众号 2024 年 11 月 26 日 13:53 浙江

编者按

随着 2024 年 11 月 6 日美国大选落下帷幕，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与他组建的新一届美国政府班子即将上任。这期间美国科学界也是不断发声，继《科学》主编 Thorp 教授第一时间（11 月 9 日）发表了“是该审度时势了”（Time to take stock），接着美国国家科学院（NAS）院长马西娅·麦克纳特（Marcia McNutt）博士在同期的《科学》上发表了“科学不分蓝与红”（Science is neither red nor blue）这 2 篇应时社论，11 月 21 日 Thorp 主编又在本期《科学》上发表了这篇“[科学家的]信任度略有上升”（Trust edges up—slightly），内容颇有看点。本文就他在社论中引用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PRC）的一些重要数据做一点背景解译介绍，以飨读者对当下不确定的形势下调查者如何看科学家的一些特质的阅读兴趣。

往期推文链接

1. [BDM 编辑张月红解译 | 《科学》主编 11 月 7 日就特朗普上台发社论：是该审时度势了](#)
2. [BDM 编辑张月红解译 |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发表社论：科学不分蓝与红](#)

原文链接 (点击最下方阅读原文可跳转)

H. Holden Thorp, Trust edges up—slightly. *Science* 386, 831–831 (2024).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du7081>

《科学》主编 Thorp 教授开篇直入主题：皮尤研究中心每年对科学和科研人员信任度的调查都是科学政策专家们和新闻传播者热切期待的信息。上周 (2024 年 11 月 14 日) 刚公布了今年的调查结果，有一个小而有趣的乐观信息：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间受到严重打击的科学家的信任度正在开始恢复元气。PRC 于 2024 年 10 月对全美 9593 名成年人进行问答的调查显示：现在有 76% 的美国人认为科学家为公众最佳利益行事有了很大或相当大的信心。这比去年的 73% 略有上升，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这表明疫情期间对科学家持怀疑态度的这些人正在翻开新的一页。尽管这一增长几乎没有超出误差范围，但它可能标志着令人不安的 3 年信任度下滑正在结束。然而，这些数据也揭示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即相当一部分公众对科学家的个人素质，尤其对它们与公众的沟通技巧继续持负面看法，这一现实的观点应该让科学界感到担忧，希望能推动一场关于重建公众信心的集体对话。

引用与解读 PRC 报告中的一些背景数据与图示：PRC 在 2024 年 10 月 21 日至 27 日期间调查了 9593 名美国成年人，以期了解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度及他们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Public Trust in Scientists and View on their Role in policymaking)。主要结果如上所述，科学家的信

任度从 2023 年 73% 上升至 76% (图 1) ; 调查也涉及对科学家个人素质的评价 : 约 89% 的调查者认为科学家聪明 , 能专注于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65%)。此外 , 约三分之二 (65%) 的人认为科学家诚实 , 约 71% 的人认为科学家善于团队合作。但在与社会的沟通能力的调查中反映出科学家在这一领域的相对劣势 , 如仅有 45% 的美国成年人描述科学家是良好的沟通者 , 而稍高比例 (52%) 的人则认为用这句话去描述科学家有些牵强。许多美国人对科学家的另一点批评是感觉他们好像优于别人 ; 而其中 47% 的人说这个短语 (superior to) 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他们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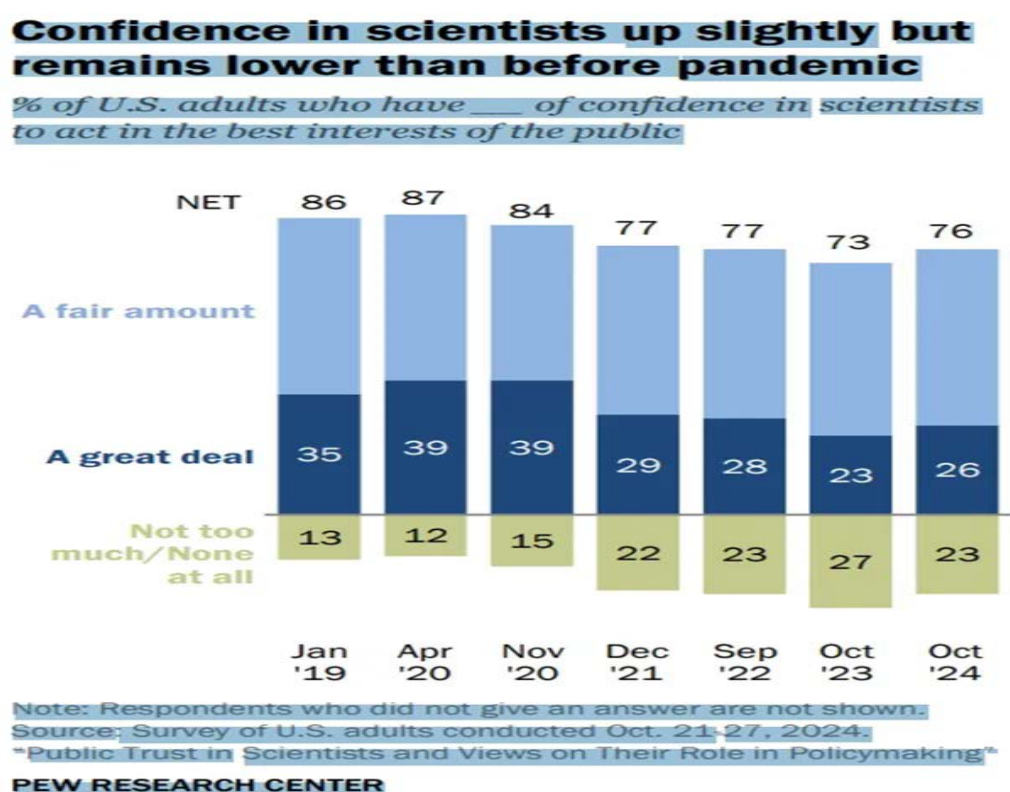


图 1 对科学家的信任度略有上升 , 但仍低于新冠大流行前 (此截图仅为阅读参考 , 非正式出版)

Majorities view research scientists as intelligent (89%) and focused on solving real-world problems (65%).

In addition, about two-thirds (65%) view research scientists as honest and 71% view them as skilled at working in tea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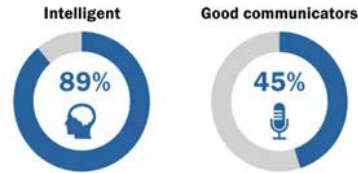
Communication is seen as an area of relative weakness for scientists.

Overall, 45% of U.S. adults describe research scientists as good communicators. A slightly larger share (52%) say this phrase does not describe research scientists well.

Another critique many Americans hold is the sense that research scientists feel superior to others; 47% say this phrase describes them well.

Most Americans see research scientists as intelligent, while fewer say they're good communicators

% of U.S. adults who say ea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describes most research scientists well



Note: Respondents who gave other responses or did not give an answer are not shown. Refer to the topline for full list of traits. Source: Survey of U.S. adults conducted Oct. 21-27, 2024. "Public Trust in Scientists and Views on Their Role in Policymaking"

PEW RESEARCH CENTER

图 2 大多数美国人看到的是科学家聪明，但很少有人说他们是很好的沟通者（此截图仅为阅读参考，非正式出版）

（接《科学》主编社论）：尽管美国人对科学家的信任度略有提高，但党派分歧依然存在。相当多的民主党人士（88%）表示相信科学家是为公众的最佳利益而行事，这一数字与疫情前基本没有变化。相反，共和党人的信任度比前一年有所改善（61%），但仍明显低于66%，仍低于大流行前的水平。这种党派分歧延伸到了科学家参与政策辩论的主题上，约三分之二的民主党人士认为科学家在相关科学问题的政策讨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大多数调查者（61%）认为他们目前在制定政策方面尚缺乏足够的影响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多数共和党人（64%）主张科学家应远离政策辩论，只关注建立科学事实。

调查结果还揭示了人们如何看待科学家的个人素质。尽管绝大多数美国人（89%）认为科学家很聪明，但仅不到一半的美国人（45%）认为他们

善于沟通。其他一些负面特征包括社交尴尬(49%的人认同)和优越感(47%的人认同)。作为一名被诊断为自闭症谱系障碍 (ASD) 的科学家，我能理解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一点的。自闭症的特征包括无法阅读非语言暗示及有说话直率的倾向。当然，仅有一小部分科学家被诊断为自闭症障碍谱系者，或者即将被诊断为自闭症谱系障碍者。正如心理学家西蒙·巴伦·科恩在《模式寻求者》 (Pattern Seekers) 一书中所讨论的那样，这些特征往往与将信息系统化的能力相一致，即使在神经正常的个体中也是如此。面对现实和电视喜剧中对科学家生硬笨拙的虚构模仿，这些看法可能很难动摇。

这也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随着美国进入另一个可能存在争议的时期，该如何回应 PRC 的数据呢？根据《科学》杂志在近期发表的两篇社论中的反馈，一些科学家认为，对每一次攻击都应全力以赴地反对是必要和适当的；而另一些科学家则倾向于保持自己的立场，正如美国国家科学院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院长马西娅·麦克纳特 (Marcia McNutt) 上周在本刊上所言，科学应该是一项非政治的努力。但还有另一种观点，即一种关于何时以及如何参与的战略战术，以及对科学价值观坚定不移的承诺。如大气科学家凯瑟琳·海霍 (Katharine Hayhoe) 因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与不同受众者进行沟通的能力而广受赞誉，她认为在倡导和客观之间 (advocacy and objectivity) 做出选择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 (false dichotomy) ，“正如哲学家们长期以来所主张的那样”，这是她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的。她说“参与社会并非对科学的背叛，而是其宗旨的基本组成部分，尤其在我们今天面临的复杂危机中，声称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

就是忽视我们的现实生活，从研究到社会对话的每一步都承载着伦理的份量。”我认为科学家公开讨论这些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科学》杂志将从各种角度发表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章，我将继续在我的专栏中引用不同的观点。科学界有机会从过去的学习中为未来做计划。正如海霍对我说的，“科学家不仅仅是装在罐子里的大脑，我们是融入社会的人，把理性和原则带到我们的工作中。”科学家们必须找到新的方法，以有效的方式展现这种人性。

在此也附上他在“主编博客”（EDITOR'S BLOG）上发布的征文说明：

谁为《科学》杂志撰写社论？Who writes *Science*'s editorials?

<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blog-post/who-writes-science-s-editorials>

随着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科学界面对 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和影响，就未来的道路进行坦率的对话——包括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至关重要。

《科学》杂志没有一个代表期刊观点的编辑委员会。相反，我们发表的社论是代表作者的观点（见期刊报头底部的声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和新政府上台后，《科学》杂志打算发表来自不同声音的观点，我们希望这些观点能激发科学界内外就美国及其他国家科学的未来发表卓有成效的讨论。这些观点可能会引起强烈的反应，但希望是能有效果的辩论，这是我们的目标。一如既往，我们欢迎读者的参与。

<https://mp.weixin.qq.com/s/f7vfaEDSXjc9Bj3EG0kvLg>